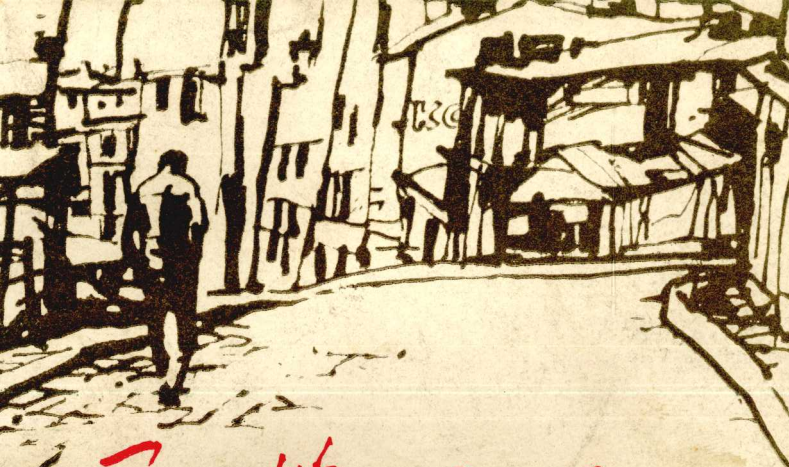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天鵝之死

程乃珊



目 次

“欢乐女神”的故事(1)

天鹅之死(17)

阿瑞“安蒂”(34)

圣诞老人的自述(49)

寒天情思(62)

哦，我亲爱的“糖”姑姑(74)

“欢乐女神”的故事

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！那时我住在香港。

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，爸妈总是骄傲地把我往客人面前一推：“在‘圣心’书院念书哩！”其实不用介绍，光凭我这身港地独一无二的华丽的校服——深蓝色嵌金线的背心裙，左胸口绣着一个金“S”，腰间垂着一排金流苏，人们就会认出我是“圣心”的。我也很以做“圣心”的学生而自豪，因为这是港地“最高级”的学校之一。跨进“圣心”的大门，我以为那就成了幸福天堂里的一员了，就象《圣经》上讲的那样，“这里的世界洁白美丽，没有邪恶、虚伪、痛苦……”

五年级时我班来了个插班生阿琏，她外貌很引人注目，虽然穿着和大家一样的制服，但不知是因为她浓密的头发上别着一只红玻璃发夹呢，还是因为她比别的女孩子更沉静老成的神态，使我们很容易一眼就把她从人丛中认出来。她脸上常常带着甜甜的笑容，让人一看就愿意和她交朋友。不过，即使在她微笑时，脸上也总带着那么一股淡淡的忧郁

的神情，这令她更惹人爱怜了。

她和我同桌，我们的关系自然比别的同学更密切了。

她学习认认真真，一丝不苟，每周做礼拜也是这样。一次，我看她那么全神贯注地祈祷的模样，忍不住要逗逗她。我才不相信上帝呢，要不，地球上已发射了宇宙火箭，难道就不会触到上帝的脚底板吗？我悄悄用肘子碰碰她说：“瞧你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上帝也听不见。”她却惊恐地瞪大双眼阻止我说下去。她那黑宝石般的眼睛里仿佛还充满了泪水。我不敢再开玩笑。下面开始唱赞美诗了，她放开嗓子，热烈、虔诚地唱起来。她的声音甜甜的，就象蜂蜜一样，整个脸充满感人的光采，就象圣像上画的安琪儿^①一样。

令人奇怪的是，她的赞美诗唱得再动听，祷告做得再虔诚，我们的训育主任李嬷嬷还是十分讨厌她。她常常要找阿琏的岔子，不是说她皮鞋擦得不亮，就是说她的袖口和领子没有浆过。她甚至还怪罪到阿琏头上的那只红玻璃发夹。这天她又厉声问阿琏：“谁让你别上这么个俗气的东西！”其实，这个闪光的发夹别在阿琏乌黑的发丛中，可真漂亮哩！

“我妈给的。”阿琏嘟起了嘴巴。

“拿下！”李嬷嬷命令着，“改不了的江湖脾气！”她轻蔑地撇撇嘴，转身走了。

^① 安琪儿：“天使”的意思。

阿琰慢慢地除下发夹，伤心地哭了。我们都面面相觑，不敢作声。一只发夹碍着李嬷嬷什么了，她干嘛发这么大的火？！

夏天来了，这正是看马戏的好季节。我可喜欢看马戏了，往那大帐篷里一钻，手里再捧着一包喷香的“呲巴康”^①，边看边吃，那美劲就别提了。我从小特别喜欢“空中飞人”这个节目，看演员就象仙人在半空中飞来飞去，可开心啦。这次马戏团大篷恰巧就搭在我家附近，妈妈同意我去看了。我高高兴兴地去买了两张马戏票，一张自然是给阿琰的。我兴奋地逗着阿琰：“这次马戏团的节目有新花样，特别是‘空中飞人’，不佩保险带，还蒙着双眼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她惊恐地睁着双眼问我。

“还不信，海报上写着呢。”我说。

“别讲了，我怕，怕极了！”她显得那么紧张。真是胆小鬼，又不是让她自个儿飞。得了，她不去，我只能自个儿去了。

大篷里真热闹，挤得满满的。我捧着“呲巴康”坐下。今晚的“呲巴康”一点也不香，小丑的表演也是那么硬梆梆的不逗人，连座位也不舒服，当然了，这全怪阿琰，要是她也来，我俩边吃“呲巴康”边聊节目，多带劲！忽地人丛中闪过一只红发夹，阿琰！她到底来了。她干嘛手里拿着一只电筒，也

① “呲巴康”：爆玉米花。

她穿“圣心”的校服。噢，她在领票呢！我忽地想起李嬷嬷轻蔑地斥责她“改不了的江湖脾气”的那副神情；她与马戏团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轻轻地走到她身后，一把蒙住她的眼睛。一听出我的声音，她忙把电筒往口袋里一藏，满脸涨得绯红。“我帮你一块领座，完了我们一块看节目，好吗？”我要让她放心，尽管看到了她领票，我们依然是好朋友。

“不行，你穿着校服呢，待会儿我来找你。”她说着又忙开了。

“空中飞人”开始了，全场紧张起来。阿琰在我身旁坐下。

灯光慢慢地暗下去，随着优美的旋律，舞台上出现男女两个演员。台上空晃晃的，既没有尼龙保险丝，也没有安全网。当两个演员被蒙住双眼送上几丈高的秋千架时，阿琰一把抓住了我的手。

“怎么了？阿琰，别怕！”我说。

“他们是我爸爸妈妈，我怕，怕极了，这回他们会不会摔死……”她的手冰凉冰凉的，直打哆嗦。

我完全明白了！可怜阿琰！

观众席中骤然爆发出一阵惊叹。原来男女演员在双方秋千都荡到舞台中央时的一眨眼间，互换了秋千架。多惊险的场面！我的心好象有口大钟在敲一样，怦怦直跳。接着，乐声再次高奏，观众们疯狂地喝彩，还有人吹口哨……原来，这时女演员又脱手飞出秋千架，而男演员一下准确地接住了她。要知道，这都是蒙住眼睛做的呀。万一相差一点点，

就要从几丈高的空中摔下来，
下面可是连托一下的东西都没有的啊！

“还有五分钟，五分钟
……”阿琰

颤抖着反复地说。然后又合起双手虔诚地祈祷着，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每次做祷告总是那么全神贯注。我情不自禁地和她一块儿祷告起



来，我心中闪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念头，祈求上帝会透过篷帐看看这儿发生的一切，听见阿琰的祷告和看见阿琰的眼泪。

乐声转为华丽辉煌的旋律，就象欢迎凯旋归来的将士一样，观众席中迸发出一阵阵震耳的掌声、喝彩声，一次次地把阿琰的爸妈唤到舞台前谢幕致意。我想，要是观众刚才看见阿琰那副可怜样子，他们还会这样鼓掌吗？

阿琰长长地嘘了口气：“谢谢上帝！走，到后台

没我爸爸妈妈去!”

“他干嘛这样冒险，连安全带也不系？”我奇怪地问。

“观众喜欢刺激嘛！”她冷冷地说。尽管我明白她不是说我，可我还是感到脸上火辣辣的。

我们刚刚来到化妆室门口，就听见阿琰爸在大声嚷着：“我再也不干了，这是在玩命！刚才多险，音乐拍子听差一点就完蛋了！”

“可是……怎么也得等阿琰毕了业哪，好容易考进‘圣心’，孩子将来的前途大着哩！她不会象我们……”阿琰妈说。

“可这种学校不是我们念得起的，马上就要付聚餐费和冬季制服费了。”

“所以我们还得咬着牙干一阵子！”

“就怕等不到这天，我们都摔死了！”

“妈咪①！”阿琰冲进去，一头扎在她妈怀里，“我可以不念‘圣心’，瞧，我今晚领票还可以挣十多块钱！只要你们系上安全带，不蒙眼睛，我什么都干。你们不是早就答应我不蒙眼睛的吗？”她抽抽嗒嗒，哭得那么伤心，惹得我也直抹眼泪。

阿琰妈若无其事地一摊手说：“傻女！怕啥，妈咪十二岁就开始飞，都飞了二十来年了！看你，把小朋友都惹哭了。”她温柔地拉起我的双手说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一定是我女儿的好朋友阿洁吧！”

① 妈咪：妈妈的亲热称呼。

阿琏妈那浓密的头发和一对生动乌黑的眼珠，使人一眼就认出她是阿琏的亲人。她穿着那身亮晶晶的戏装，就象童话里的皇后一样。

“喜欢‘空中飞人’吗？”她偏侧着头，甜甜地笑着。

“不喜欢。”我老实地告诉她此刻的心情。

“唔？”两个大人诧异地看着我。

“好的节目应当给人带来快乐，可你们的‘空中飞人’光使人感到害怕。你们没有看见阿琏和我刚才吓的那模样。”我激动地说。

“好孩子！”阿琏爸夸赞我说，“你比他们懂艺术！我们刚才的节目，班主还认为不够刺激……”

“爹哋^①！”阿琏惊叫起来。

“傻女，你现在好好念书，将来出去留洋，做学者，别象爸爸妈妈这样卖艺，爸妈现在再苦也高兴！”阿琏妈笑着说，但这样的笑比哭还令人难受。

那天晚上天空漆黑，连星星也没有一颗。我从不曾想过在这么黑的夜晚，会象《圣经》上说的，上帝会以柔和的目光凝视着人间，许许多多安琪儿会为我们歌唱。但此刻，想到明天、后天，每个晚上阿琏一家都要惴惴不安，我竟不知不觉地合起双掌为阿琏家祈祷。但愿真的有上帝，但愿上帝真能看见这一切！

圣诞节就要来临了，童心是很容易忘掉忧愁

① 爹哋：爸爸的亲热称呼。

的，那缀得花花绿绿的圣诞树，叮咚响的三角铃，塞满礼物的圣诞袜，睡梦中听到的圣诞老人鹿车的吱吱声……这一切都预示着新一年的美好未来。特别令人兴奋的是，我们全班三十个女孩子，都将代表“圣心”到香港大礼堂唱赞美诗，听说港督^①还亲临观看呢！想想看，这是何等荣耀呀！李嬷嬷这几天对我们特别和气，连对阿琰也另眼相看了，因为阿琰是我们的领唱。

新服装发下来了，多漂亮的裙子！白缎底罗纱面的料子，还有一个精巧的白缎扎成的百合花冠，我们巴不得马上穿起来才好呢。一回家，我就对妈嚷开了：“李嬷嬷说，得马上付清服装费呀。”妈叹了口气说：“‘圣心’的花样真多！”是呀，这又得花钱！可我才不管妈妈高兴不高兴，我还是钉着妈要。

可是，阿琰的爸爸妈妈又会怎么说呢？

当我们在大礼拜堂里出现时，立刻成为全场注意的中心。阿琰那晚特别惹人喜爱，她大大方方走到台前，和着大风琴唱起来：

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，
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。
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，
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。

……

^① 港督：香港高级行政官员。

她的歌声柔和甜润，她不是在唱歌，而是在呼唤，向着一个美好的世界呼唤，那里没有忧伤，没有眼泪，那里的太阳永远放射着柔和的光芒。那柔和、神圣的歌声令我想流泪，我第一次相信，在那高高的上空真的有一个上帝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会尽力帮助我们的。

上帝真的显灵了！那晚我们，不，确切地说应当是阿琏，博得多么热烈的掌声！这还不算，总督还亲自上台搂着她照了相。连李嬷嬷都装模作样上台亲亲她的前额。嗨，第二天全港的报纸都在头版登了阿琏和总督的合影，还给她取了个漂亮的名字——欢乐女神！报上登载总督夫人竟因此而赠给“圣心”一笔款子，希望“圣心”造就出更多的“欢乐女神”。

奇怪的是节后连着几天阿琏都未来上学。这个欢乐女神怎么了？欢乐得连书也不想念了？

一星期后，她才来上学，面容惨白疲惫。

“怎么了，阿琏？”

“我妈咪……圣诞节演出时摔下来了，脊椎骨都跌碎了，现在瘫痪在床上……”阿琏泣不成声。

最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！我好象跌进冰窖里一样，全身瑟瑟抖个不停。心里怎么也不相信那个漂亮的、身材高高的阿琏妈会永远成为一个残废人。

柔和的礼拜堂钟声响起来了，这庄严神圣的钟声以前总能在我心里起一种鼓舞和慰藉的作用，但是现在，我觉得它并不那样动听了。

“啊呀阿琰，你可来了！”李嬷嬷远远地就嚷开了，不断地搓着她那双干瘪无力的手说，“你来了，可太好了！明天我们要上大街为麻疯病人募捐，你可得用你的优美的歌喉多多出力。啊呀，你的漂亮头发怎么没梳好，明天梳起来，别忘了再别上那只好看的红发夹，可能还会有记者照相呢！”

她的表情变化得多么自如，好象在脸上装着开关似的。

我们的募捐摊就设在繁华的弥敦道上。

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，
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。

.....

阿琰甜甜的歌声不断吸引着行人，人们都认出了她。

“瞧，‘欢乐女神’，多可爱！”

“‘圣心’的，这学校真不错……”

随着阿琰的歌声，我们的募捐箱越来越沉了，这次我们这组的募捐额是全校最高的。作为奖励，她得到一枚精致的圣母胸像。

“我需要的不是奖品，而是钱！”她忧郁地说，“妈妈一躺下，爸爸没有搭档，也只好闲着，眼看家里那么一点积蓄都快完了。”仅仅这么几天，阿琰的口气已完全如同一个大人了。

“我想自己挣钱!”说着，她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“天呀，这可是大人的事呀!”

“你没见今天募捐的情形吗?挣钱也不过这样。我决定对马戏团班主说说，让我试试看。”

“你也去演‘空中飞人’?”我还未弄懂。

“唱歌!”一种熄了好久的光又在她眼中燃烧起来，她弯起嘴笑了，但这决不是欢乐的笑容，决不是!

几天后的一早，李嬷嬷绷着脸走向阿珺，将一张当天的报纸扔到她眼前：“‘圣心’的校规规定，学生必须是正派的，我们可不招马戏班的歌女!”她一对窄小的眼睛咄咄逼人地盯着阿珺，如果此时让她跨上一把扫帚，我想她一定会马上飞走的，因为她这副模样，完全象童话里的骑着扫帚的女巫，“瞧你这模样，还别着那么一只俗气的发夹!”

阿珺脸色惨白地往报上扫了一眼，只见广告栏里赫然印着：“特邀‘圣心’的‘欢乐女神’客串演出……地点：油麻地安琪马戏团大篷……”

阿珺终于离开“圣心”了!临走时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她那汪着眼泪的两眼盯着我说：“你真好!阿洁，你从来没有因为我家是要马戏的而看不起我，记住我吧!”她除下头上的红发夹送给我。从记事起我还从来没有象这次那么难过，因为我明白我要失去一个好朋友了，从此，我的生活中将失去很多很多的欢乐!礼拜堂晚祷的钟声响了，钟声优美动听，令人一听到它就不禁浸沉到甜美的幻想中



去，阿璘的双手又合在一起。

“你依然相信祈祷吗？”

“我在想，要永远皈依万能的上帝，这样心里才不会感到压抑、难过，这是妈妈说的！”她抬起晶莹的眼睛回答。

多善良的一家人！可他们为什么老是遭到不幸！一种我自己还不十分明白的感情牢牢地缠着我，我认为，这世界肯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。

可能因为阿琰实在太可爱了，上帝也不舍得抛弃她，幸福女神再次向她展开蔚蓝色的翅膀，到我进入“圣心”中学部时，她已成了红得发紫的童星，连着拍了四部电影，都是和大明星一块儿拍的。据说是电影厂老板从大篷里将她找出来的。她出名了！可是我却完全失去她了。起先她还给我来过几封信，后来连信也没有了。据说她家搬到半山^①的住宅区去了。她成了大明星，而再也不是孩子了。明星总有明星的事。我去过一次她家，先过海再乘缆车，足足花了近两小时，看门的广东阿妈却说什么也不让我见阿琰，她一口咬定我是那些去找大明星签名的小影迷。唉，人一出名，见个面都这么难。可不管怎样，我还是为她高兴，她算走运了。

没想到那年圣诞节我们又见面了，那时我已是初中三的学生了。阿琰作为“圣心”的校友应邀回校，参加新礼拜堂落成的剪彩典礼。一大簇人蜂拥着她走进礼拜堂，李嬷嬷更是寸步不离她左右。她搂着阿琰对记者说：“这孩子我早就看出会发迹的。她一进‘圣心’我就喜欢她，我老记得她的头发挽成一个髻，还别上一只红发夹，漂亮极了……”

阿琰消瘦了，完全是个成人打扮，还穿着时兴的窄窄的细高跟鞋……她再也不是那个脸上总带着

^① 半山：香港“上等人”聚居的地方。高级住宅和知名学校大都在这里。

甜甜笑容的阿琏了。我站在自己班级的队伍里看着她，她是看不见我的，因为我挤在人丛中显得普通又普通……

晚会开始了。那些花花绿绿的圣诞树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，我决定回家了。

“阿洁！”有人追上来，是阿琏。她紧紧地抱住我：“我在剪彩时就看见你了，可没法叫你。好容易瞅了个空溜出来，可只能出来一会儿。”

我很奇怪，她怎么连支配自己时间的权利都没有了。

“自从签订了合同，我简直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，象订了卖身契一样……”她的声音有点颤抖，但她马上摇摇头说：“今天不讲这些，我们好容易见到面。”

“妈咪好吗？她现在该高兴了。”

“她才不高兴呢！……”她的声音哽咽了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她原本指望我能成为一个学者，再不卖艺了。想不到我……”

“可你不是卖艺，你是电影明星哟！”

“那跟卖艺也差不多，老板尽想找刺激观众的‘噱头’……对了，刚才说过不讲这些……”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我发现她生活得并不快乐。

正好有小贩在叫卖“卟巴康”，我们买了一包，并肩坐在一个僻静的台阶上吃着。天上是多星的湛蓝的夜空，月亮透过树梢亲切温和地窥视着我们，

这儿多么安静，简直跟躺在摇篮里一样安详舒服。阿琰将最后一粒“呲巴康”送到嘴里，然后对准空纸袋吹足气，用手“啪”一下把它拍破了。我们都格格地笑了，那个穿着一身学生制服的阿琰又回来了。

晚祷的钟声，伴着悦耳动听的赞美诗声阵阵传来，阿琰仰起美雨瘦削的脸倾听着：

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，
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。

.....

“你相信真有上帝吗？”她紧盯着我的眼睛问，然后不等我回答就忿忿地说：“全是骗人的，连上帝也在骗人！告诉你，很多人都在骗人，但愿我永远不会这样……但是……我该走了，再见，阿洁！”她抖抖身上的裙子走了，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一阵夜风吹起刚才那只装“呲巴康”的空纸袋，发出一阵令人感到寂寞的“沙沙”声……

从此我很久没见到阿琰。

一年后，我在报上看见一则消息：“‘欢乐女神’嗓子嘶哑半年未愈，医生说声带已坏，这是因为未经正确的发声训练，看来从此她将退出艺坛……”

同学们都惋惜地谈论着她，李嬷嬷却幸灾乐祸地说：“走江湖的成得了什么大器，想当初她别着一只怎样俗气的发夹……”

我对这样的话再也不感到奇怪了。当我再赶